

论《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的声母构拟及其相关问题

吕 昭 明

松 山 大 学
言語文化研究 第32卷第2号 (抜刷)
2013年3月

Matsuyama University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32 No. 2 March 2013

论《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的声母构拟及其相关问题*

吕昭明

摘要：本文于《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声母构拟，提出了三项论证程序：一，观察文献内部的音类结构关系。二，推断移民历史与方言区域的关系。三，寻找语音构拟形式解释的基础。至于《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声母「音理论证过程」(the verification of hypothesis on phonological derivations)的讨论原则亦有三点：其一，音类清浊的历史条件。其二，音类扩散与归并方向。其三，山西方言的语音现象。

基于上述的论证程序与讨论原则，本文提出《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声母系统的构拟形式如下：

1. 牙音：见 k 溪 k^h (疑 ŋ)
2. 舌音：端 t 透 t^h 泥 n^d (端 t 透 t^h 泥 n)
3. 唇音：㊸ 帮 p 滂 p^h 明 m^h ㊹ 非 f 敷 f^h 微 v^h
4. 齿音：㊺ 精 ts 清 ts^h ㊻ z 心 s ㊼ 照 tʃ 穿 tʃ^h 稔 ʃ 审 ʃ
5. 喉音：影 ʔ 晓 x
6. 半舌音：来 l

1. 论题的提出

从赵荫棠(1936)讨论明清时期北音问题以来，继起的学者凡是涉及到音韵构拟，几乎都以《中原音韵》作为起点。问题在于，如果考虑到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则很可能必须重新假设以《中原音韵》为起点所需要的论证依据⁽¹⁾。其次，

* 本文为松山大学 2011 年度特别研究助成项目成果。主要是以 2011 年度所发表三篇文章的部分内容为基础写成。三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日本中国语学关东支部第三次例会(东京大学)、关西支部第一次例会(大阪产业大学)，以及 2011 年度日本中国语学大会(松山大学)。

⁽¹⁾ 永岛荣一郎(1941:24-27)先生在介绍《等韵图经》语料内容时，言及：「……与《中原音韵》同样将入声派入三声的文献资料，在我所列举的约略四十种语料当中亦是属于少数的，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中原音韻」と同様に入声が消灭し他声に派入された資料は私の挙げる約四十種の資料中にも少ないものであり、これも本書の特色となる。)

单纯以中古音类所构成的音韵逻辑关系为论述依凭，很可能无法有效厘清某些明清文献语料，其相同音类在不同区域内部语音和音韵层次的差异。再次，明清时期汉语北方区域的历史移民，很可能是造成音韵时间逻辑不连续性的主因。是以，本文拟以前辈学者对于明代《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后文省称为《等韵图经》)声类构拟问题为研究对象，并试图开展与此论题的相关论述。

初步观察学者们于《等韵图经》的相关研究(永岛荣一郎 1941, 陆志韦 1947, 李新魁 1983, 1986, 耿振生 1992, 林焘 耿振生 1997, 郭力 1989, 1993, 吉田久美子 1999, 周赛华 2003, 2005, 2010, 王为民 2006)呈现一个共通的研究思路：即以《等韵图经》前后时期韵书音类相互对比，再寻相同与相近例字的排列关系，拟推音读形式⁽²⁾。本文拟于此研究思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两个可能的问题：其一，《等韵图经》的音韵构拟，其前后时期的韵书或是韵图音类演变规则，固然需要详加考虑，问题是：音类相同，很可能不代表语音和音韵两个层次有着一致性。将有明时期韵书或韵图按时间轴排列时，容易使得内部问题趋向简化⁽³⁾。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便有了重新检验的必要性。其二，从学者关注西方音韵规律的研究范式(薛凤生 1995, 张光宇 2006, 2009)，到晚近将研究视角置放于汉语文献语料的「时间联系」与现代方言语料的「空间推移」(何大安 2008, 张光宇 2009)，仍隐约发现学者们的相关论着，尚未论及一个重要的讨论原则：“方言区域文献”的言语描述，与文献撰作者的音韵认知，必须先寻求文献语料内部诠释的一致性。此中仍杂有两个观点：明清时期的文献语料，并非全然《切韵》系韵书的注脚，此处主要指

⁽²⁾ 藤堂明保(1952:100)先生采取类近历史比较法(comparativemethod)的概念,提出以下的观察:「从明末到清初,古代官话有了更大的变化。在此之后称为近代官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是代表文献,其与今日北京音系极为近似。至于作为古官话和近代官话过渡阶段的文献,则以五方元音和西儒耳目资为代表。」(明末から清初にかけて、古官話が更に大きく変貌する。これ以後を近代官話 Modern Madarin と称する。重訂司馬温公等韻図経(金臺徐孝1606)はその結晶せる姿を示し、今の北京に極めて近い。古官話近代官話の過渡の段階を示すのが、五方元音(堯山樊騰鳳)と此の耳目資である。)现阶段美法等汉语学者,偏向以历史比较法及相关研究方向探讨汉语史,日本汉学家则仍保有对于汉语历史文献语料的研究传统,因此,日本汉学家为汉语文献提供的研究方法,该需要先行加以灵活运用并仔细思索,特别是在现阶段各国汉学研究逐渐式微的同时。

⁽³⁾ 文献语料间如何能够‘联系’(correlation)?‘联系’的基础是什么?是过去鲜少为学者们所论述的问题。

称的是明清时期文献内部纷杂的术语系统，倘若直接将其齐一化，便可能直接排除了作者的认知意识、该文献术语系统背后的学术史意义⁽⁴⁾，以及音类关系与术语所构成的内在关系。以本文所取用的文献语料《等韵图经》言之，学者言及其与《切韵指南》的「体例类近」⁽⁵⁾，单纯依凭目前学者们所举证据而言，只能归结为一种外缘的解释，理由在于学者们尚未触及两文献「门法」观念，以及其所涉及的内在联系问题。其次，汉语史并非是同质性语言的发展，采取中土文化单向影响的解释策略，同样未能论及区域文化于此间的交互与交融。中古前期和中古后期的分野，主要不是时间间轴差距所带来的歧异，而是辽金元时期对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冲击，如此划开了其与唐宋时期汉语文化稳固性的区隔。

回到本文论题，现阶段关于《等韵图经》研究的相关问题，尚且残存一个可能值得深入的面向，即是研究者虽已设想对方言的影响，却尚未考虑明清移民史料设定方言影响源，从而提出构拟的论证程序与依据⁽⁶⁾。《等韵图经》成书早于《西儒耳目资》，且韵图作者徐孝生处于金台（今北京）地区⁽⁷⁾。这两个条件，让本文的设想找到落实的可能性，进而言之，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料，如何纳入文献语料的论述脉络？很可能是研究者探讨文献方音基础问题必须有所考虑的。

基于上述的因素，简略说明本文的论述脉络：

一，陈述本文论题的基本问题意识，以及前辈学者研究方法的接续与反思。二，透过《等韵图经》「凡例」、「术语概念」的相关内容⁽⁸⁾，思索《等韵图经》作者

⁽⁴⁾ 汉语文献语料很可能需要摆回历史脉络，回到学术环境的场域，内部的术语概念方有解释的基础与可能。

⁽⁵⁾ 请参看林焘、耿振生（1997）《声韵学》，三民书局。

⁽⁶⁾ 一般说来，研究者多是采取语音学的普遍原则为音变提出解释。本文认为，汉语各方言内部语音现象，应该先行于语音学的普遍原则。透过文献语料音类层位结构与方言形式层次的比较研究，汉语音韵理论和方言调查研究，或可能产生新的研究视角。

⁽⁷⁾ 此问题不仅牵扯到作者籍贯，很可能涉及到作者徐孝与北京大隆福寺、衍法寺僧人交相往来的问题。文献材料表面上看来全然无所联系，过去亦未曾留心内部的可能问题，直到近来重新处理《等韵图经》的门法问题，方才有所触发。中古时期「梵僧」「华僧」与「汉儒」于语言文字的意识之争，到了有明时期，转换成「华僧」反思如何回复辽金元时期汉语汉字文化的历史断线问题。

⁽⁸⁾ 该书共计有 14 条凡例，本文仅止讨论有关声类内容的部分。

徐孝于声母问题的相关解说。三，透过《四声领率谱》所提供的反切结构，重新检视学者于《等韵图经》声母构拟过程的有关问题。四，参酌明代初年北京移民的史料内容，说明山西方言可能是明代北京地区音韵结构更易的主要影响源⁽⁹⁾。五，以二、三、四点的论述内容，检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理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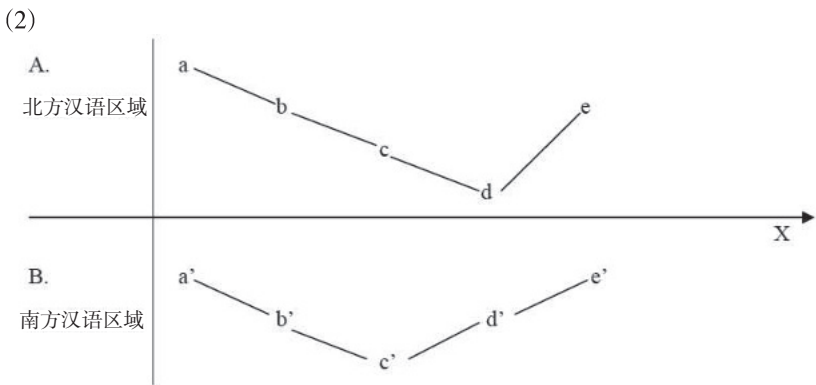
2. 本文的研究取径

2.1 本文的思路取径

在明清时期汉语音韵学者的研究思维内部，隐藏着以下的时间序列概念。韵书或韵图是以 a-b-c-d-e……的时间次序进行排列。倘若以(1)图为例，c 时代之前，已有 a,b 两部文献材料，a,b 文献内部的音类聚合 (composition) 和重组 (rearrangement) 现象，成为讨论 c 文献的重要音韵条件。这种概念背后预设了 a 或 b 文献内部音类「归并」(merger)，代表着时间点为后的 c 文献或 d 文献等等，应有相同的演变途径，否则不容易解释 a 文献内部已归并的音类，在时代为后的 b 或 c 或 d 文献何以「重新」出现。音韵逻辑关系的形成，牵涉到研究者于文献语料的内部假设取舍，以哪一部文献为起点或终点，便有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可能性。这种共通的研究思路很有意思，却可能遗漏了文献语料的「时空并存」与作者的「言语与语言环境」问题。可再以(2)图说明如次：



⁽⁹⁾或许会有学者立刻质疑，文献语料研究是以语料为主要对象，考虑非语料本身的课题，很可能已然偏离主题？面对这种可能的疑惑，自是不可避免。这也是处理有明时期庞杂语料的一个难点。本文采取的基本观念是将文献语料视为某个阶段某个区域的历史性的产物，回到历史环境的脉络环流，文献内部含括序言、凡例、术语和语料的内在肌理，方有重现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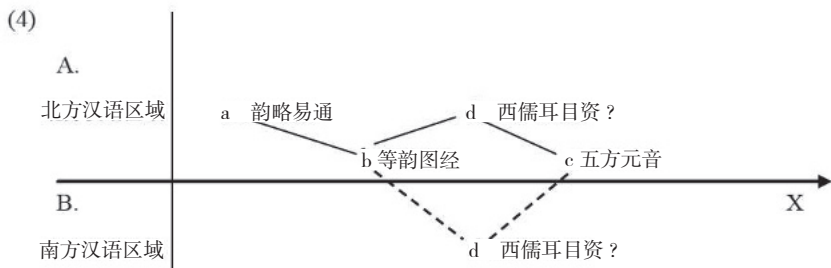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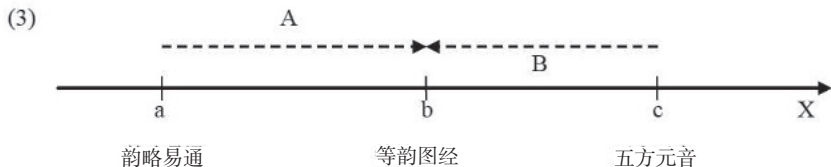


(2) 图 X 轴不仅可为时间轴, 同时亦可设想其为相对的空间轴, 意即 X 轴可相当于长江 (桥本万太郎 1978), 用以分划出汉语南北两大方言区块。「时空并存」指的是北方或南方汉语韵书、韵图代表的 a-b-c-d-e 或 a'-b'-c'-d'-e', 彼此之间都是相对空间的不同时间产物。在这种条件影响之下, 便必须再设想文献语料作者的「言语与语言环境」问题, 「言语」是作者所习用的方言 (习用方言是否可缩写为母语方言, 此处恐无法讨论), 「语言环境」则是作者生处的方言区域。换言之, 文献语料 a-b-c-d-e 或 a'-b'-c'-d'-e' 内部音类, 需先假设是相对的关系, 而非必然的绝对性。因此, 以前后时期文献语料所排列形成的线性音韵逻辑关系, 相互连结的接点之间并非是“重合式的直接联系”。更为复杂的语言条件, 还在于人是语言的载体, 历史上的移民与战争, 会造成语言或方言的移动和消亡, 元末明初北京地区因战事纷扰以至于明代初年「充实京师」的相关史料, 便很可能需要纳入明代北京文献语料研究的论述脉络之中 (请参看 5.3.1.1 和 5.3.1.2 两小节的内容)。简单说来, 明清时期文献作者所观察描述的方言现象, 与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语料, 所存在的是涵蕴关系, 研究者或当尝试缀合这些片段, 让汉语史的历史层次更加完整。

2.2 本文的基本问题意识

现在,以 2.1 (1)(2) 的图式分析框架,参酌历来学者考证《等韵图经》音韵问题的相关内容,说明本文论题与基本问题意识⁽¹⁰⁾。

一,「早梅诗」出自明代云南兰茂的《韵略易通》(或有学者认为兰氏为北方移民),《五方元音》是清代河北尧山樊腾凤所作(请参看后文第4小节的讨论)。在音韵逻辑可有「逆转性」(reversion)的预设下,学者们以《等韵图经》前后时期韵图,作为音韵构拟定位的依凭,并据以(3)A由a推b或(3)B由c推b。



⁽¹⁰⁾ 汉语文献语料研究,与现行语言学的讨论模式不尽相同,研究者很可能需要先行设想该研究文献的相关可能问题,再逐步观察语料内部的音类关系及其所显现的音韵现象。单纯考虑语料的研究方法,很可能与清儒顾炎武《音学五书》抑或陈澧《切韵考》的影响有关。只是,不同时代学风之别,不同区域学术环境之异,很可能需要更为细致的考虑。方法本身无从论其优劣,但是,如何将文献语料摆回历史环流?如何重现文献语料所隐含的、存有的语言生命?或许值得思考的空间。

有意思的是,当转成图(4)的思路时,在《等韵图经》与《五方元音》的b-c时间轴线上,其实还有一部受到相当多学者注意的文献《西儒耳目资》,倘若考虑到过去学者们对于《西儒耳目资》基础方音的不同看法(山西或南京),必须设想d, d'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采取(4A) a-b-d-c或(4B) a-b-d'-c的解释路径会有所不同(图(4) a-b-d-c或 a-b-d'-c的关系,皆是指《韵略易通》—《等韵图经》—《西儒耳目资》—《五方元音》)。暂且仅就《西儒耳目资》轻唇音来说, d或d'的说法,都保存中古微母为[v-]的音读形式。问题在于,其一,如果d的基础音系是山西方言,研究者必须要说明,为何《等韵图经》与《西儒耳目资》两者时代相近,区域连接,微母在前者消失,后者却保留?(请参看后文第5小节的讨论)。其二,如果采取d'为南京方言的解释,同样必须说明《西儒耳目资》微母[v-]是否是受到邻接方言影响而生成?相同的构拟形式,并不代表内部的音韵关系相等⁽¹⁾。

二,即便不讨论各家个别论断的问题点,在《等韵图经》声母构拟的问题上,各家说解仍然存在一个可能的共同问题(请参看后文4.1和4.2两小节的讨论):《等韵图经》文本的内部证据为何?各家于构拟方面,多是陈述结论,省略了「论证过程」(the verification of hypothesis on phonological derivations),这里便又牵涉到构拟的意义为何的根本问题⁽²⁾。具体来说,如果构拟的目的,是要解释音韵演变的发展机制,研究者必须先行提出文献底本的内部音类结构关系。无论如何,有明时期韵书或韵图之间,音类的交互取证,仅只能理解为一种外部证明。

⁽¹⁾ 以往音韵逻辑的讨论,并非可与历史文化进程全然割离,一旦将语言与历史文化现象剥离开来,汉语史的论述将成为纸上浮萍。次者,语音形式相同,是否代表语音质性等同?这个问题恐怕不宜简单带过,也不能就此打住,汉语各区域的语音实验报告,有待汉语学者们的持续深入。

⁽²⁾ 任何思考系统一旦建立,必能有其内部解释性,除非提出另一套相对性系统与之抗衡,否则单靠少数的质疑与批评,是全然无法动摇其根本的。人为的理论系统必有漏洞,研究者采取何种态度进行修正,同样会影响重建后的知识系统的可靠性。

3. 《等韵图经》文献底本与内部术语概念意涵

现存《等韵图经》附载于《合并字学篇韵便览》一书，该书主要有三种不同版本，分别是：一，北京图书馆版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室，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微卷，皆为此版本。二，西南师范大学版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为此版本。三，罕见韵书丛书版本：所收仅有《合并字学集韵》和《合并字篇拾遗》两部分材料。三种版本的材料内部，以《四声领率谱》反切语料与《等韵图经》的对当关系（correspondence）最为关键，‘对当关系’指称的是3216个字例和反切的对应⁽¹³⁾。本文的研究之所以可能，即是立基于《四声领率谱》所提供的反切结构。

此外，在进入《等韵图经》声母构拟的主要论题之前，需要再对《等韵图经》声母序列的声类符号及其术语概念，作一简单说明。

「有形等韵」、「无形等韵」是《等韵图经》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徐孝说明如（5）：

（5）等韵图中，除原有音有字者，黑字存形外，增有音无字者，当用白字谐韵以别之。

直截言之，按照徐孝的定义，「有形等韵」即是《等韵图经》韵图中之「黑字」，「无形等韵」指的则是「白字」。若再对照中古前期的韵图言之，《等韵图经》「有形等韵」、「无形等韵」两个概念，可能是受到《韵镜·列围》「有形」、「无形」两个概念的影响⁽¹⁴⁾。《等韵图经》内部152个「无形等韵」，则可与《四声领率谱》「无形」概念「○」取得全然对应的关系。张元善〈四声领率谱引〉言及一段简单的说明，可供研究者进一步思考《等韵图经》和《四声领率谱》的内部关系，请看（6）：

⁽¹³⁾ 精确言之，3216个音节单位内部，有9处含括辨识不清的字例，未能查出反切。

⁽¹⁴⁾ 这个问题仍有深入论证的可能，主要原因仍与本文的方法取径有所关联，毕竟明清时期文献语料何以能够联系？联系的基础什么？是过去鲜少为学者们所论述的问题。

(6) 肇自洪蒙，判则有音声，继分字韵，其来邈矣。予方契夙心，略编字学博论，慎其音之不当，仍欲访于切韵。又闻有厌于空声徒诵无益之说，及考四声类谱，止存其有形者，其无形者缺焉。殊不知声韵若存于源头，则字形有所向矣。若舍其声韵，倘得其形，则何以着落哉？所谓不专于形，而专于声音是也。今韵轩徐君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以无形悉载，仍立反切为谱，以俟后贤收字之用，则作者不执于形，读者无疑其韵，名曰诗人无惑。藁书成，予嘉其有出俗之艺，以表徐君苦心究辑，好事同流之一助云。

针对(6)的引文内容，暂且不讨论张元善所述的文献源流问题，其重点在于「无形」「有形」两个概念⁽¹⁵⁾。更为具体的说法是，「以无形悉载，仍立反切为谱」的涵义有二：其一，《四声领率谱》载录的是《等韵图经》的反切语料。其二，《四声领率谱》采取「○」的符号，意即《韵镜·列围》所言「无形」的概念，《等韵图经》韵图内部则「借立」相对的「无形等韵」与之对当。需要补充的是，这段文字仅见于北京图书馆的藏本，是证明《四声领率谱》反切语料与《等韵图经》直接关系的证据之一，同时说明了《等韵图经》和《四声领率谱》「互为体用」的关系。

次者，徐孝所言(7)(8)两段文字，一方面可以接引张元善的说法之外，另一方面，(8)部分的内容，则是特意指出舌音端透二母，唇音敷微二母，以及齿音ㄉ母代表字例与从属字群的领率关系。

(7) 世俗久用至当之音，原韵虽系无形，亦用黑字领率，谓内、而、所、他、哈、打、雷之类。

⁽¹⁵⁾ 柯蔚南(South Coblin 2006)对于《韵镜·列围》的英文翻译是：「列围之法，本以备足有声无形与无声无形也。有声有形时或用焉。The method of arranging the circles is basically to provide for cases where there is a sound for which no written form exists, or where there is neither sound nor written form. When there is a written form and a sound, it is sometimes used for that[too]」。这段文字和多数汉学家的理解并无二致，只是以此做为理解《等韵图经》的前提，很可能无法理解徐孝的认知意识。

(8) 合口音，端二母下，韵图中原无字形，节年查录⁽¹⁶⁾，端母已有𪛗、𪛘二形，惟透母无形，难以谐韵，予立𪛙、𪛚二形，以为五十二音之领率，及查敷、微二母，分别轻重，亦系无形，复立𪛛、𪛜、𪛝、𪛞四形，以为一百零四音之领率，复考音义，以别刚柔，惟心母脱一柔音，见居吴楚之方，予以口字添心母在内为母，以领开合一四之音，口传读诵，音韵虽是协合，至于设立反切，不立其形，焉能固结垂后，于是又立𪛟、𪛠、𪛡、𪛢、𪛣、𪛤、𪛥、𪛦八形，以为一百九十六音之领率，以上借立之形，俱用白字以别之。

在(7)(8)两段文字中，和本文直接相关的文字有三：一，如何解读「端母已有𪛗、𪛘二形，惟透母无形，难以谐韵，予立𪛙、𪛚二形」？二，如何解读「及查敷、微二母，分别轻重，亦系无形，复立𪛛、𪛜、𪛝、𪛞四形，以为一百零四音之领率，复考音义，以别刚柔」？三，「设立反切，不立其形，焉能固结垂后，于是又立𪛟、𪛠、𪛡、𪛢、𪛣、𪛤、𪛥、𪛦八形」又是代表什么意义？

三个问题当中，「无形」二字是否为学者所言「虚位」？若为「虚位」，何以「立」、「复立」、「又立」之？明确言之，研究者理当先行通解文献作者的本意，文献诠释的内在意义，方能有所依归。凡此皆为历来学者尚未深入的课题，在后文声母构拟的讨论过程中，将逐一予以回应。

4. 《等韵图经》声母构拟相关研究述略

在进入《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声母构拟问题之前，先行理整陆志韦⁽¹⁷⁾、王力⁽¹⁸⁾、薛凤生、李新魁、耿振生等五位先生于《等韵图经》所构拟的声母音

⁽¹⁶⁾ 此处涉及到编纂的时间问题，赵荫棠（1941）和永岛荣一郎（1941）两先生已有所论及。

⁽¹⁷⁾ 陆先生的声母拟音，是依据陆氏（1947）所言：「这方言（指《等韵图经》）的十九母就是早梅诗的二十字减去『无』字。」所征引的。

⁽¹⁸⁾ 王先生的声母拟音，是依据王氏（1985）所言：「𪛙敷微有母无字，实际上只有十九母，这十九母和《五方元音》是一致的。」征引得出的。

读形式，请看（9）：

(9)

《等韵图经》声母构拟音读形式																							
	见	溪	端	透	泥	帮	滂	明	非	敷	微	精	清	𠄎	心	照	穿	稔	审	影	晓	来	
陆志韦	k	k ^h	t	t ^h	n	p	p ^h	m	f			ts		ʔ	s	tɕ	tɕ ^h		ʃ		x	l	
王力	k	k ^h	t	t ^h	n	p	p ^h	m	f		v	ts	ts ^h		s	tɕ	tɕ ^h	ʈ	ʃ	j	x	l	
薛凤生	k	k ^h	t	t ^h	n	p	p ^h	m	f			c	c ^h	ʒ	s	cr	cr ^h	ʒr	sr		x	l	
李新魁	k	k ^h	t	t ^h	n	p	p ^h	m	f	f	ø	ts	ts ^h		s	tɕ	tɕ ^h	ʒ	ʃ		x	l	
耿振生	k	k ^h	t	t ^h	n	p	p ^h	m	f			ts	ts ^h		s	tɕ	tɕ ^h	ʒ	ʃ		x	l	


其次，关于(9)《等韵图经》声母构拟层面的说解内容为何？则是第二个必须观察的重点，归结于次：

(10)「……‘敷’‘微’轻唇不立形，就是取消牠们的意思。‘敷’母取消，当然不成问题；‘微’母之不立形，是为创见。《中原音韵》里，此母尚在，《韵略易通》《西儒耳目资》继之，直到《五方元音》才将牠取消。现在以此书为证，可见在万历时代的北音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了。……‘生升’‘森申’‘诗师’‘邹舟’俱是二等与三等的关系，他将牠们合而为一，齐齿呼当然取消，因之诸音也正式成立，这是徐氏最大的贡献。」（赵荫棠 1941）

(11)「……《等韵图经》在形式上有二十二声母，但其中有三个是虚设的，实际上只有十九个声母。虚设三个声母的原因是由于模仿《切韵指南》的体例，把齿头音和正齿音并在同一栏，重唇音和轻唇音并在同一栏，为了两两对称，在齿头音增加一个虚位，轻唇音增加两个虚位。……中古音的微母在《中原音韵》还保留着，到《韵略易通》仍保持独立，即「早梅诗」里的「无」母……微母完全变成零声母大概在明中叶以后，《等韵图经》中微母归入影母」（林焘，耿振生


1997 : 292,344)


(12)《等韵图经》形式上设二十二声母，其中有三个是虚设的，有字之音只有十九母。](耿振生 1992 : 175)

(13)「声母方面，它列于韵表之中的声母共有二十二个，实际上却只有十九个声母（其中一个“”“见吴楚之方”，不是当时北方话中存在的声母。而所列的敷、微两母，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李新魁 1979 : 109)

(14)「《等韵图经》十九个声母是由早梅诗减去“无”字而得出。](陆志韦 1947)


(15)「敷、微二母的分配是相当任意的 (A closer check into Xu's tables reveals that his decision is quite arbitrary)。](薛风生 1983)

(16)「《等韵图经》敷微有母无字，而其十九母与《五方元音》一致。](王力 1985)

各家的说明有两个趋向，即是偏向唇音和齿音。(10)文字内容的问题，可再对照(3)、(4)两图做一简单说明。理由即是当b文献音类失落，何以时代稍后的d和c文献，反而与时代更早的a文献是直承关系？(11)(12)「虚设」概念的解说与文献作者徐孝于(5)的说法并不一致。(11)和(12)两段文字的思路可能来自(13)，(13)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见居吴楚之方」的意义？本文认为是明代江淮移民北上，即明初「充实京师」政策所带来的影响。(15)和(16)说法的可能问题，仍与(10)文字内容的问题相同，请参照(3)、(4)图例与相关说明。倘若再将(9)~(16)条的论述内容，对照前文于2.1、2.2和4等三个小节的基本想法，可以重新归纳出三个可能问题：

一、各家于重唇音拟音皆无疑义。轻唇音声纽，微母，王力构拟为[v]，李

新魁则构拟非、敷同为 [f]，而微母为 [ø]，为什么⁽¹⁹⁾？。

二、关于齿音声纽，仅有薛凤生先生构拟，音值为 [z]，但是薛先生认为徐孝所持方言已无此音，而是为了顾及其他方言所设，至于其他各家不拟的因素未明。

三、稔母（旁加（日），是因为中古来源皆为日母字，详后）的拟定，王力拟为 [t]，李新魁、耿振生拟为 [z]，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别为何？。（薛先生所拟 / zr/，则与 [z] 同）关于喉音，王力将影母拟为 [j]，并另设（吴母）[w]，其他各家皆是 [z]，论证理据为何？

5. 《等韵图经》构拟问题析论⁽²⁰⁾

如何可能为明清时期汉语文献语料建立「论证过程」⁽²¹⁾？「论证过程」所指为何？简单说来即是以文献内部三个次要成分：「序言」「凡例」和「术语系统」为基点⁽²²⁾，逐步建立起其与文献主要成分「语料」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在前文 2.2 小节，约略言及现阶段学者于构拟问题多半简略了「音理论证过程」，本文则尝试提出《等韵图经》构拟过程的三个步骤：

一，先行考虑《等韵图经》文献语料内部的音类，与《四声领率谱》反切结

⁽¹⁹⁾ 杨剑桥（2005:150）的说法是：「以后到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时微母又变成了元音 [u]，因为此书“字母总括”口诀说：“敷微轻唇不立形”。说明了微母已经彻底丧失了辅音声母的性质，此外《五方元音》中中古微母字“文，晚”被置于蛙母之下，也说明微母的音值跟现代普通话已经完全一致了。」

⁽²⁰⁾ 汉语文献语料内部音类关系的音值为何？是高本汉先生以来的重要提问。一般而言，整理文献音类是为了解文献音类结构的意义，此‘意义’如何可能？仍旧涉及到研究者如何设想文献作者的音韵认知。

⁽²¹⁾ 汉语音韵学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论证系统’，这个系统必须经得起客观的检验，且能回应西方语言学者的任何质疑。这个目标能做到什么程度，现阶段无法得出一个可靠的答案。简单来说，高本汉的起点，是从当时欧洲汉学家的论述深入汉语音韵问题的。相对百年前，今日，我们对于汉语各层面的认识与知识已然超越高先生的时代，实在必须重新由文献考证基础着手，为汉语史寻找另一个理论系统框架。

⁽²²⁾ 依照文献内容的差异，此三部份的内容亦有其疏略，简而言之，不同文献便可立定不同的论证。

⁽²³⁾ 请参看远藤光晓先生（2001）。

构的对当关系⁽²³⁾。

二，依据明代初年移民历史文献资料，考虑山西移民对于明代北京地区的影响⁽²⁴⁾。观察现代山西方言各区域语音现象，作为《等韵图经》声母构拟的参照规则⁽²⁵⁾。

三，推衍《等韵图经》声类清浊条件的逻辑序列、音类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及参酌山西方言各区域声母语音形式，具体描写出《等韵图经》的构拟程序。

《等韵图经》于声类排序，与中古后期三部韵图类近，代之以《韵镜》的术语说法，则是采取了牙、舌、唇、齿、喉、半舌的序列⁽²⁶⁾。以下，即按此顺序进行讨论。

5.1 牙音

关于牙音字，除了中古群母声类混入见、溪二母外，𪔐（从）并入见母以及𪔑（影）并入溪母，显得比较特殊（请参看 5.5 的说解），请看：

(10)

《等韵图经》牙音声纽的反切上字与中古音类	
见	干（见）、高（见）、个（见）、坚（见）、交（见）、桀（群）、古（见）、官（见）、孤（见）、国（见）、居（见）、涓（见）、局（群）、根（见）、庚（见）、冈（见）、告（见）、减（见）、公（见）、光（见）、掘（群）、贡（见）、哥（见）、京（见）、及（群）、拱（见）、该（见）、鸡（见）、钩（见）、盖（见）、纪（见）、乖（见）、江（见）、顾（见）、君（见）、改（见）、鳩（见）、贯（见）、𪔐（从）、皆（见）、贵（见）、锅（见）、敢（见）

⁽²⁴⁾ 次者，山西地形的封闭性，决定了山西方言的存古属性，这一观点对于《等韵图经》声母构拟，或是该文献整体音韵系统观察，有其重要性。

⁽²⁵⁾ 当美国汉学家们假以汉语方言语料，倾全力构拟不同时期（Baxter 2000）不同区域（Jerry Norman 1973, 1978, 1979, 1986）的古汉语音系的同时，如何重新审视近代汉语庞杂的文献材料的意义？如何给予近代汉语时期的音韵研究，一个汉语史的合理定位？可以说正考验着汉语学者们的智慧。

溪	堪(溪)、考(溪)、翎、谦(溪)、敲(溪)、欺(溪)、奇(见、群)、苦(溪)、窹(溪)、 枯(溪)、葵(群)、圈(群)、渠(群)、康(溪)、区(溪)、坑(溪)、巧(溪)、空(溪)、 匡(溪)、权(群)、狂(群)、珂(溪)、轻(溪)、开(溪)、慨(溪)、丘(溪)、起(溪)、 癯(群)、羌(溪)、茄(溪)、恺(溪)、遣(溪)、扼(溪)、呷(溪)、穷(群)、求(群)、 科(溪)、考(溪)、犒(溪)、穹(溪)、讴(影)、钳(群)、区(溪)
---	---

5.2 舌音

关于舌音声纽部分，显示中古定母音类混入端、透二母，泥母则有「鸟」(端母)⁽²⁷⁾、「牛」(疑母)的混入(请参看 5.4 的详解)：

(11)

《等韵图经》舌音声纽的反切上字与中古音类	
端	丹(端)、到(端)、达(定)、掂(端)、貂(端)、牒(定)、都(端)、端(端)、独(定)、 登(端)、当(端)、典(端)、东(端)、夺(定)、丁(端)、狄(定)、低(端)、兜(端)、 歹(端)、豆(定)、多(端)、刀(端)、斗(端)
透	贫(透)、讨(透)、台(透)、天(透)、梯(透)、田(定)、推(透)、吞(透)、湍(透)、 颓(定)、瞪(透)、汤(透)、头(定)、忝(透)、挑(透)、厅(透)、亭(定)、通(透)、 通(透)、屯(定)、滔(透)、滕(定)、提(定、禅)、团(定)、偷、谈(定)、同(定)、胎(透)、 陶(透)、徒(定)、拖(透)、挺(定)
泥	乃(泥)、南(泥)、碾(泥)、年(泥)、努(泥)、暖(泥)、那(泥)、女(泥)、鸟(端)、 农(泥)、扭(泥)、泥(泥)、弩(泥)、怒(泥)、念(泥)、你(泥)、宁(泥)、璫(泥)、 奴(泥)、能(泥)、蝓、挠(泥)、牛(疑)

5.3 唇音

关于唇音声纽部分，中古的并元音类混入帮、滂二母中，显示部分语音朝浊

⁽²⁶⁾ 音类位置的更易，牵涉到音韵认知的理解问题。同时因为这个论题涉及到《等韵图经》四项门法内容和《经史正音切韵指南·门法玉钥匙》的接轨问题，就论题与篇幅而言，已然超出本篇文章的限制，仅能简单交代至此。后续对于《等韵图经》韵摄拟音的研究，将藉由重建明代大隆福寺释思宜等僧人「删补」《四声篇海》、「重刊」《切韵指南》的学术环境，开展历来学者尚未论述的相关问题。

⁽²⁷⁾ 这里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徐孝将「鸟」归于端母，在今日吴语方言中，鸟字声母有文白两读，而白读与古音端母同。基于这一点，让我们对于徐孝所言「冀赵」、「吴楚」两区方言接触的可能设想，带来合理推测的线索。同时因方言接触的关系，如何分析北京地区语音的历史层次及其规律？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课题。

音清化的趋向进行，明母字则与中古同，请看：

(12)

《等韵图经》唇音声纽的反切上字与中古音类	
帮	边(帮)、标(帮)、鼻(并)、班(帮)、箔(并)、崩(帮)、饽(并)、扁(滂)、别(并)、兵(帮)、拔(并)、白(并)、彪(帮)、博(帮)、比(帮、并)、板(帮)、波(帮)、补(帮)、杯(帮)
滂	偏(滂)、漂(滂)、皮(并)、潘(滂)、蒲(并)、盘(并)、票(滂)、平(并)、庞(并)、批(滂)、烹(滂)、普(滂)、袍(并)、胼(并)、坡(滂)、丕(敷)、朋(并)、婆(并)、颇(滂)、铺(滂)、陪(并)
明	免(明)、苗(明)、绵(明)、迷(明)、卯(明)、蛮(明)、模(明)、猛(明)、满(明)、埋(明)、妙(明)、眇(明)、买(明)、门(明)、米(明)、毛(明)、蒙(明)、梅(明)、民(明)、莫(明)
非	夫(非)、方(非)、扶(非)、范(奉)、番(帮、滂、敷) ⁽²⁸⁾ 、房(奉、并)、封(非)、凡(非)、汾(非)、分(非)、风(奉)、府(非)、冯(奉、并)、非(非)、粉(非)
敷	𠵼、𠵽
微	𠵾、𠵿、伟

至于非敷微三母中，非母字除了与并母混并外，亦有范、风两个中古奉母字的混入，然而其中必须加以探讨的，则是敷、微二母的存在问题。一、「敷」、「微」两个声母的归置，很可能不是薛凤生先生所言「相当任意的」(quite arbitrary)⁽²⁹⁾，而是在「三等合口」的条件项下，出现于《等韵图经》通摄、止摄、祝摄(独韵)、蟹摄、全摄、效摄、果摄、假摄、拙摄、臻摄、山摄、宕摄、流摄的合口图中。此种有系统的现象，应当不会是「相当任意的」。二、就敷母与微母的反切上字而言，徐孝所造新字「𠵼、𠵽」与「𠵾、𠵿」亦均列有反切⁽³⁰⁾，显示敷、微二母可能亦未与「非」母完全混并，否则无法解释徐孝此种举措的实质意义，换言之，《中原音韵》非、敷、奉三母合流的音变现象⁽³¹⁾，恐怕不适合做为探讨《等韵图经》「敷、

⁽²⁸⁾ 番字在《广韵》中有五个反切，有帮、滂、敷三个声母。

⁽²⁹⁾ 薛先生(1983)的原文是「A closer check into Xu's tables reveals that his decision is quite arbitrary」。

⁽³⁰⁾ 「𠵼：𠵽𠵿切」，「𠵽：𠵼𠵿切」，「𠵾：𠵿𠵾切」，「𠵿：𠵾𠵾切」。

⁽³¹⁾ 请参看李新魁(1983:55-56)。

微」与「非」两者实质关系的前提（请参看 2.1 与 2.2）。

5.3.1 《中原音韵》轻唇音微母问题

关于《中原音韵》轻唇音微母，各家都构拟为 [v-]。相关学者当中，刘勋宁（1988）先生以调查陕西方言的经验，归纳罗常培和杨耐思的意见，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13）“维惟”读入“微”母的北方方言就已有陕西，河南，山西，即以河南为中心的广大的“中原”地区。

可以接续的问题是：为什么北方汉语方言的线状区块上，会呈显出轻唇音微母为的共同现象？某个方言，或是某些个方言是否可能是影响因素⁽³²⁾（influencing factor）？

5.3.1.1 《明太祖实录》与《明太宗实录》的山西移民史料

（15）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卷一九三）

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16）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卷一九七）

甲戌，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仍

⁽³²⁾ 沈炯（1987）在讨论北京音系唇音与唇齿音时，谈到：「河北方言的已知材料表明，北京远郊两小片跟河北北部一些县组成的 V 型发音区连接，北京近郊的环形片跟河北中部一些县组成的 W 型发音区连接。」并且顺着这个说法描写了三条规律：A. / V / + / W / → / W / 指的是北京音系。B. / V / + / W / → / V / 指的是山西的一些方言。C. / W / → / Wv / → / Vw / 指的是北京城区的变化。（符号 V 代表各种双唇音，符号 W 代表各种唇齿音，大小写表示比例多寡）

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时，上以山西地狭民稠，下令许其民分丁于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故从整等，来应募也。

(17) 永乐二年，九月，己亥朔，丁卯（卷三十四）

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18) 永乐三年九月，癸巳朔，丁巳（卷四十六）

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万户实北京。

(15)至(18)分别罗列了《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的四段史料，先不讨论(17)与(18)是否为史家重复记录。倘若文献语料可以定义为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区域文化的产物”，则明初山西移民很可能影响了人口结构及其创造的语言环境。相对言之，区域内部方言现象的观察，很可能是文献作者言语感知(dialect cognition)最重要的来源，《等韵图经》作者徐孝于(5)所述及「有音有字」、「有音无字」的术语概念，便可理解为某种音韵认知的意识行为。

5.3.1.2

根据 5.3.1.1 的史料内容，观察现代山西方言声类的语音现象，对于重新理解《等韵图经》声母问题，相信能建立起较为具体的认识。以下随机取样部分山西方言语音现象，做为构拟过程音理解的参照规则：

(25)「a.x 的发音部位比 k、k' 较后，起头的零声母实为 v 起头」(《和顺方言志》)

(26)「a.[v] 齿唇摩擦较轻。b.[n] 和开合口相拼是 [n]，和齐齿撮口呼韵母相拼是 [ŋ]。c.[ts ts' s] 的发音部位比北京话的发音部位稍稍靠后。d. 阳曲话没有 [tʂtʂʰ sʂ] 舌尖后音。e.[ŋ] 是舌根浊鼻音。f.[ø] 不和开口呼韵母相拼 ([Aʔ] 和 [æe] 除外)，也不和合口呼韵母相拼 ([u] [uʷ] [uɔ] 除外)」(《阳曲方言志》)

(27)「a.[v-]的摩擦较轻,实际音值为[v-]。b. [n-]和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时是[n-],和齐齿呼、撮口呼相拼时是[ŋ-]。c. 零声母[-ø]一般只和齐齿撮口两呼的韵母相拼。」(《大同方言志》)

(28)「a.[n-]在洪音前是[n-],在细音前是[ŋ]。b.[ts ts' s]拼[ɿ]韵以外的韵母时,发音部位明显偏后。c.[tɛtɕ^hɛ]的发音部位比北京话偏后。d.[ø-]在开口呼韵母的前头有不很明显的喉塞音[ʔ]」(《长治方言志》)

(29)「a.[v-]的摩擦较轻。b. [n-]和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时是[n-],和齐齿呼、撮口呼相拼时是[ŋ-]。c.[ɹ]和入声韵相拼时,带有轻微的破裂成分。d.[k k^h x]和入声韵相拼时,部位偏后,接近[q q^h χ]。e. 零声母[ø]和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除[ɚ]外,部和开口呼韵母相拼,除[u]外,不和合口呼韵母相拼。」(《忻州方言志》)

(30)「a.[z]很少使用,只有几个特殊用字用它做声母。」(《中阳方言志》)

(25) - (30)的说解内容, a、b、c、d、e的序号时为方便本文讨论所附加,原文皆无。

5.3.2

前文列举了《等韵图经》韵图内部语料,大体已解释了各家论断尚未论及之处。但是,为什么在2.1节,本文提出文献作者自身生处的语言环境是需要考虑的要件?最主要在于明清文献语料,往往载有作者于当时字音音读的音韵观察:

(31)

其吴无、刨晚、玩万、悟勿之类,母虽居二三音,实为一味,不当分别而分别也。或曰:唇牙喉三音,安得而为一乎?不然,此乃器异金同之象,

今并于影母。

(31) 所言「母虽居二三音，实为一味」的说法，其实不难解读，真正的问题在于影母所指称的，是单纯的中古音类？还是当时徐孝所感知的语音层面？这是过去学者未曾提出的问题，因为如果直截解释为零声母化，将无法解释(32)的内容：

(32)

或言王忘非一音者，因王往旺在韵图无形之中，学者经代难于通变，致以王往作阳养者，亦有之矣。通不知惟读之惟与精微之微相并，洪武韵可考已。明惟字既入于微，则王字岂可不入于忘乎。

这一段文字中「明惟字既入于微，则王字岂可不入于忘乎。」所言的归并方向是「惟（喻）」入于微母，依此推导「王（喻）」入于「忘（微）」。徐孝的音韵认知，与历史语言学「类推」的观点是一致的。再将(33)的内容改写为下列的关系：

(33) a. 吴：无 b. 玩：万 c. 悟：勿 d. 刨：晚

a, b, c 和 d 分别是中古疑：微与影：微的音类对当关系，若酌以董同龢先生的中古构拟，则其音韵形式如次：

a. ɲuo: vjuo c. ɲuo: vjuət
b. ɲuan: vjuən d. ʔuan: vjuən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将 a, b, c 和 d 解释为零声母化，研究者必须先提出是 [ɲ] [v] 组，还是 [ʔ][v] 组先零声母化？理据为何？即便解读为 a, b, c 和 d 同时进行

零声母化, 皆必须提出理由。文献作者的音理推断, 与研究者如何解读文献, 尚未有交集的情况之下, 直接采取音韵线性逻辑的汉语史观, 进行近代汉语文献内部语音和音韵现象的探索, 很可能已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判定(请参照(10)(11))。本文的理由在于, 音类相同, 并不代表该方言语音和音韵层次有着一致性的演变。根据高本汉(1915-1926,《中国音韵学研究》)和野村正良(1951)两先生先后调查山西方言所得语料(其中古音类为影母与疑母的语料), 征引于(34):

(34)

A	大同	太原	兴县	太谷	文水	风台	B	埽县	五台	刘村	曲庄头
屋	vo	və	ua	uə	uə	uə	岸	ʋgæ	ʋgã	ʋã	ʋã
恶	na	ɣa	ʋgə	ʋgəa	ʋga	ɣa	偶	ʋgzö	ʋgɛu	ʋgou	ʋu
轭	na	-	ʋgə	ʋgəa	ʋga	ɣa	额	ʋgɔ [?]	ʋgə [?]	ʋgə [?]	ʋɛi

野村先生於(34.B)的分析结论是:明母[mb]~[m],泥娘母[nd]~[n⁴]~[n],疑母[ʋg]~[v]([ʋ^q])。可以继续补充的是贺登崧(石汝杰 岩田礼 2003:37-38,70-73)所关注的山西方言语料。

(35) 熬 蛾儿 难 挪 牛
大同市东南 no nəær nã nuɔ niu

倘若(34)(35)对比(45)《等韵图经》影母反切上字的中古来源, 其中有两个层面与本文有关: 其一, 全然无微母字。其二, 疑母来源的例字计有, 蛾、宜、吾、原、敖、尧、鱼、崖、言、牙、牛十一字。为了论述的系统性, 此处择取后文5.5部分的字例, 并将各例字于现代山西方言的音读形式整理于(36):

(36)

	蛾	宜	吾	原	敖	尧	鱼	崖	言	牙	牛
阳曲	ɥɤ	i	u	yɛ	ɥɛu	iɛu	y	næe	iɛ	ia	niei
忻州	ɥɛ	i	u	yã	ɥɔ	iɔ	y	ia̯/iɔ	iẽ	ia	niəu
长治	ə	i	u	yau	ɔ	-	y	-	iaɥ	ia	-
和顺	ɥɤ	-	-	yæ	ɥou	-	-	-	-	ia	niəu

笼统的说来，(34)(35)和(36)的音读形式，代表着一部份山西方言于中古影母、疑母音类的时间层次。为了避免问题肴乱，(36)内部语音声调调值等相关问题，本文不做讨论。此处形式比较的目的在于说明：《等韵图经》影母构拟应该不会是零声母。

现在，以(31)至(36)的语料，重新整理本文的想法：

第一，中古影母为喉塞音，到了元明时期汉语文献语料，影母喉塞音采取零声母化的演变方向，可以说是一般通则。但是，这条通则是纯粹就「音类聚合」关系所作的推论⁽³³⁾。

第二，从高本汉、贺登崧和野村正良等学者早年对于山西方言的调查材料看来，影母和疑母、微母，在某些地区音读形式相近或相同，很可能为徐孝所言「母虽居二三音，实为一味」的原始意涵（请参看(31)）。

第三，根据(37)、(38)：

(37)

		a.	b.	c.	d.
A. 牙音	1.	见	溪	群	疑
B. 舌音	2.	知	彻	澄	娘
	3.	端	透	定	泥
C. 唇音	4.	帮	滂	并	明
	5.	非	敷	奉	微

(38)

- I. c → d (程序一)
 II. 1. c → b, 2. b → a (程序二)
 III. c → a (程序三)

⁽³³⁾ 这里涉及到文献语料「音类层位」的研究方法，远藤光晓先生（1989）是一篇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范式。建立「音类层位」概念，将可为文献内部无法厘清的音类纠葛，寻找到更为具体的分析方法。

目前所能进行最大限度的推论如次：

一，「疑」组字、见组「疑」母以及中古全浊声类「群、定、并、奉」，并未见于《等韵图经》，其于音类深层结构的归并方向便是接续要观察的对象。

二，(37) a、b 和 c、d 的中古条件分别为清、次清、浊、次浊。按照汉语音韵逻辑的概念：c 类全浊母并、奉、定、澄、群清化之后归并于 a 与 b。但是，c → b 或 c → a 的优先序列为何？文献与现代汉语各方言内部的演变状况为何？在这两个问题仍旧存在之前。本文根据 (31) 至 (36) 的材料，提出一个大胆的假定：c 类字群在全清化和次清化之前，很可能先影响了 d 类字群。换言之，按照音韵规律的发展先后而言，c → d 优先于 c → b 或 c → a。（先后次序可照顾到音韵结构的整体平衡，后文探讨《等韵图经》齿音喉音和半舌音的原则相同，请参看 (42)）

三，倘若 (37C4, 37C5, 37B3, 37A1) 采取了 (38) 的规律顺序，即共同遵守 (38) I .c → d。在这个假定之下，便可将微母构拟为 [v^b-]，而 (37C5) 敷、非两母的差异在 (38) II .c → b 以及 III . c → a 的条件之下，可分别再构拟为 [f^b-] 和 [f-]。依循 (38) 的逻辑程序，《等韵图经》重唇音帮滂明三母拟为 [p-][p^b-] 和 [m^b-]。

四，《等韵图经》舌音和唇音的解释套路基本一致，可依 (38) 的逻辑序列，拟定为 [t-][t^d-] 和 [n^d-]。[n^d-] 的构拟，尚有补充之处。根据 (18) 表于《等韵图经》泥母声类反切上字的语料，杂有中古端母与疑母各一例。一般而言，很可能会因其孤证，或采取作者徐孝所言「冀赵之音」「吴楚之方」的说法，从而提出此非当时北京音的论点而略之。但是，以本文所提出论证程序而言，必须先行提出音类拼合关系音理层面的解释。因此，若以发音部位与方法言之，很可能显示此泥母音类质性介于舌尖与舌面后鼻音过渡阶段，以此内部音类结构加以观察 (26b)、(27b)、(28a)、(29b) 的语音现象描述，可以提出一个假设：《等韵图经》泥母为舌尖齿龈鼻音 [n-] 与舌面前鼻音 [ŋ-] 的过渡形式 [n-]。只是当采取 [n-] 的形式，便需要调整端母、透母的构拟为 [t] 和 [d]，前者为舌尖硬腭部位的清塞音，后者为相同部位的浊塞音。

五, 还需要加以解释的部分, 尚有牙音「疑」母。观察(17)表所罗列《等韵图经》牙音声纽反切上字, 并未发现有任何类近中古次浊「疑母」混入的现象。其次, 依照(38)的逻辑顺序, 以及(17)表所呈现全浊群母声类, 其于《等韵图经》见溪二母反切上字字群的比率虽可互证, 然而韵图却未列出疑母声类, 是否代表作者徐孝有所犹疑? 很可能是需要列入考虑的问题。假定《等韵图经》作者仅是为了音类齐整的理由, 安排已然不存在的音类做为对应, 其理当罗列疑母不可删略。相对言之, 当承认语言研究有其规则, 凡是例外亦能有所解释时, 则「疑」母或可构拟为 [ŋ⁹], 或可构拟 [ŋ]。采取前者的构拟可以取得山西方言语料的证明(34B), 采取后者的构拟, 则可说明《等韵图经》何以取消疑母声类, 反映当时疑母虽存, 然其与泥母 [n-] 的发音部位可能相当接近。

六, (39)表呈现 f : x 音读形式的对应⁽³⁴⁾, 对比(27)的语音描述内容 v : v 经由类推作用所形成的对当关系, 便有了可以解释的方向。有趣的现象在于(45)表所列《等韵图经》晓母反切上字杂有中古奉母音类一例, 何以徐孝将奉母安插于晓母? 文水与其他山西方言语音的对应形式, 似乎提供了点滴讯息。

(39)

	非	否	富	夫	敷	浮	妇	武	勿	谋	扶	王	枉	惟	祿
大同	fɛi	fu	fu	fu	fu	fu	fu	vu	vo	mũ	fu	vɔ	vɔ	vɛi	va
太原	fɛi	fu	fu	fu	fu	fu	fu	vu	və	mu	fu	va	va	vɛi	va
兴县	fue	fu	fu	fu	fu	fu	fu	vu	və	mbu	fu	uə	uə	vɛ	va
太谷	fəi	fu	fu	fu	fu	fu	fu	u	uə	mu	fu	uo	uo	uei	ua
文水	xuei	xu	xu	xu	xu	xu	xu	u	uə	mbu	xu	u	u	uei	ua
风台	fai	fu	fu	fu	fu	fu	fu	u	uə	m	fu	uã	uã	uai	ua

5.4 齿音

讨论《等韵图经》的声类问题, 尚且涉及到〈合并篇韵字学便览引证〉内容

⁽³⁴⁾ (39)表为山西方言非敷微音读形式, 征引自高本汉(1915-1926,《中国音韵学研究》)

所反映的作者的音韵认知。基本上，需先行思考文献作者所意识的语音和音韵问题（请参看 5.3.2 小节）：

（40）声音由于自然，如平声梳书之音、生申之音、商山之音、中述之音分别自然也。至于生升一音、森深一音、诗师一音、邹舟一音，举世皆以韵图重见，析为二音，但言一音者，则有舌音不清之诮……同篇更兼燕冀重浊，乖于正齿，以致诸篇效尤此例，固有抵颞之说，以惑于人归于精一之母者，亦有之矣。谓以溜为资、以迨为之类岂不谬乎？当以韵图删并洪武韵师诗二字，可考。又言溜支之音，居近者呼声轻，点齿自然也，居远者呼声重，未必不抵颞也。不但洪武韵师诗二字可考，较之经史直音内⁽³⁵⁾，溜镗字具音支之字者是也，其理若不颇判明白，则是弊端仍复启于后世矣。

如何解读这段文字，有两种可能解释途径：一种是依照学者习用的方法，即以《广韵》反切材料为主要依据。另一种则是采取对照《四声领率谱》所提供的反切语料与中古音类的关系，进行两种反切结构层次的观察，本文采取后者。徐孝对于「生升、森深、师诗、邹舟」举世皆以韵图重见而析为二音，甚且归于精系一等字的情况，评之为「弊端」尤恐复启于后世。而认为「诗师」、「溜镗、支之」当「删并」之。将（40）的语例排列于次：

（41）

	《四声领率谱》	《广韵》	《四声领率谱》	《广韵》
诗	闪蚩切	书之切	师	-
溜	-	侧持切	支	展诗切
镗	-	侧持切	之	-
				止而切

⁽³⁵⁾ 附载于今日《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中，按照本文先前的论证，或许可以说明《切韵指南》受到明代金台一带僧人调整音切的可能性。

(41) 是依据 (40) 内容所构成的形式，徐孝于《四声领率谱》仅罗列「诗」「支」反切做为「师」与「淄淄之」之领率。(41) 的重点在于：为何《四声领率谱》与《广韵》切语有别？有别的基础何在？简单说来，便是明儒面对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文字文化的一种意识反映。徐孝接受中古前期反切的概念，转而以当时北京地区语音现象为描写对象。

现在，重新回到《等韵图经》齿音声类反切上字，及其所揭示结构关系，可有以下四点说明：

一，接续前文探讨牙音、舌音和唇音的讨论模式，先行观察声母清浊条件。请看 (42)：

(42)

	a.	b.	c.	d.	e.
D. 齿音	6. 精	清	从	𪛗	心
	照	穿	床	𪛘	审
E. 喉音	7. 影	晓	匣	喻	
F. 半舌音	8.			来	
G. 半齿音				日	

(42) 为依照中古前期声类排列形式，所重新描摹的《等韵图经》齿、喉和半舌音的音类结构

二，《等韵图经》精、清二母之中，混入中古从类声母，理论上可有两种解释：其一，显示浊塞擦音 [dz] → [ts] 清化的方向进行归并。其二，当声类朝清化方向进行，可由部分声类取得适度观察的同时，是否表示《等韵图经》，或是明清时期文献语料的声类全然采清化的途径？是个必须审慎的问题。

三，徐孝所言「惟心母脱一柔音，见居吴楚之方，予以口字添心字在内，以领开合一四之音」的说法，究竟该如何适当理解？立𪛗母。𪛗字，薛风生先生从音位系统拟为 /z/，如果再将前文我们对于敷、微二母的讨论合整思考，则微母 [v^h-] 与𪛗母 [z-] 两个浊擦音，应当还不至于完全清化⁽³⁶⁾。

四，照、穿、𪛘、审四母，只出现于《等韵图经》二等中（一、三等皆为精系字）⁽³⁷⁾，

《等韵图经》「稔母」的反切上字全然与中古日母字对应,为什么徐孝将其与照、穿、审等属于舌面、舌尖面音的声母,列为同音类?这一点使得我们认为的《等韵图经》的稔母字应当是舌面音 [ʒ],而非李新魁、耿振生两位先生所拟 [ʒ̥]。为什么?观察(44)照类声母反切上字结构呈显两点现象:其一,中古庄类章类字和知类字并入《等韵图经》照穿二母。其二,中古半齿音日元音类并入《等韵图经》稔母。为什么属于舌尖清塞音的知类混并其中?而不是混入同属于舌尖清塞擦音的精组字类?可能显示《等韵图经》精:照的对当关系为舌尖与舌尖面的关系,更进一步而言,照类和知类的发音部位当是为舌尖面与舌面前的邻接关系。以语音公式言之,果若当时 $\epsilon \rightarrow \text{ʃ} / _ j$ (或 $\text{t}\epsilon \rightarrow \text{tʃ} / _ j$),亦即受到三等 [j]介音的条件项下,则「稔」母字应该是与 [ʃ] 呈现清浊相对的。

关于以上四点的探讨,请对照(43)、(44)两表:

(43)

《等韵图经》齿音声纽 A 的反切上字及其中古音类	
精	栽、早、杂(从)、咎、增、盪(从)、糟、宰、赞、走(一等开口)、煎、焦、集(从)、剪、津、截(从)、旌(三等开口)、租、镑、卒、宗、昨(从)、祖(一等合口)、沮、绝(从)、俊(三等合口)
清	参、惨、才(从)、仓、曹(从)、猜、残(从)、采、雌、慈(从)、操、蹭(一等开口)、金、秋、齐(从)、浅、秦、侵、妻、欺(从)、青、钱(精、从)、俏(三等开口)、崔、粗、矧(从)、聪、徂(从)、搓、攒(从)、催、从(从)、摧(从)(一等合口)、蛆、全(从)、筌、趣、取(三等合口)
心	思、腮(一等开口) 洗、性(三等开口) 蘇、松(一等合口) 宣、頤(三等合口)
心	三、思、扫、四、散、僧、桑、赛、伞、腮、腮、燥(一等开口)、仙、席(邪)、祥(邪)、星、寻(邪)、西、宵、邪(邪)、辛(三等开口)、苏、随(邪)、松(邪)、松、虽(一等合口)、须、旋(邪)、宣、峻、峻、旬(邪)(三等合口)

⁽³⁶⁾ 至於是否代表「清音濁流」,則有待後續的研究。

⁽³⁷⁾ 本文不拟采取耿振生(1992:137)先生另立「上、中、下」三等的说法,主要因素在于耿先生的创意之说,将使得《等韵图经》与中古后期韵图《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的联系工作,产生某种程度的隔阂。最重要的问题是,今本《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已然呈现三四等合流的现象,反映出的音韵现象,则是属于明代成化至弘治年间的北京地区的音韵系统。关于这部分的详细论证,在处理《等韵图经》韵母构拟问题时,将会有更为完整的说明,此处仅简单交代至此。

(44)

《等韵图经》齿音声纽 B 的反切上字及其中古音类	
照	中(知)、浊(澄)、占(章)、斋(庄)、宅(澄)、逐(澄)、昭(章)、直(澄)、住(澄)、征(章)、珠(章)、庄(庄)、专(章)、章(章)、闸(影)、轴(澄)、支(章)、展(知)
穿	充(昌)、吹(昌)、垂(禅)、抄(初)、沾(知)、钗(初)、池(澄)、虫(澄)、究(彻)、初(初)、蚩(昌)、称(昌)、柴(崇)、川(昌)、除(澄)、楚(初)、昌(昌)、鉏(崇)、抽(彻)、茶(澄)、产(生)、船(船)
稔	冗(日)、戎(日)、蕤(日)、冉(日)、嚷(日)、然(日)、饶(日)、乳(日)、扰(日)、仍(日)、柔(日)、如(日)、忍(日)、热(日)、软(日)、刃(日)、穰(日)、闰(日)
审	梳(生)、拴(生)、蜀(禅)、山(生)、闪(书)、筛(生)、韶(禅)、谁(禅)、稍(生)、诗(书)、时(禅)、商(书)、生(生)、舌(船)、书(书)、神(船)、双(生)、充(昌)

5.5 喉音

关于喉音声纽，影母反切上字所对当的中古音类，除了中古的影母字，尚有蛾、宜、吾、原、敖、尧、鱼、崖、言、牙、牛十一个疑母字（此部分于前文（36）表已有所讨论），王、远、寅三个喻母字，以及一个匣母「完」、一个邪母「以」。至于晓母字群，按照（42）的规则，全浊匣母并入次清晓母，请看：

(45)

《等韵图经》喉音声纽的反切上字及其中古音类	
影	安(影)、蛾(疑)、焉(影)、妖(影)、衣(影)、宜(疑)、乌(影)、弯(影)、窝(影)、吾(疑)、淤(影)、渊(影)、原(疑)、俺(影)、哀(影)、敖(疑)、英(影)、尧(疑)、雍(影)、汪(影)、翁(影)、王(喻)、远(喻)、鱼(疑)、恩(影)、寅(喻)、文(影)、崖(疑)、威(影)、完(匣)、氲(影)、云(影)、矮(影)、言(疑)、温(影)、牙(疑)、袄(影)、讴(影)、牛(疑)、桅(影)、因(影)、以(邪)
晓	哈(晓)、蒿(晓)、诃(晓)、何(匣)、希(晓)、香(晓)、畦(匣)、呼(晓)、欢(晓)、胡(匣)、玄(匣)、罕(晓)、酣(匣)、寒(匣)、孩(匣)、兴(晓)、掀(晓)、贤(匣)、荒(晓)、桓(匣)、兄(晓)、喧(晓)、烘(匣)、黄(晓)、亨(晓)、豪(晓)、旱(晓)、呵(晓)、回(匣)、虚(晓)、海(晓)、行(匣)、灰(晓)、哄(晓)、欣(晓)、洪(晓)、呼(晓)、凡(奉)、休(晓)、畦(匣)、靴(晓)、协(匣)、穴(匣)、熏(晓)、匣(匣)

依据（28.d）山西方言的语音描述，本文认为《等韵图经》影母仍应拟定为喉清塞音 [ʔ-] 的形式。倘若同时思考影晓二母，按照（29.c）的语音描述，晓母音类既邻接影母，可能代表两者于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皆有所联系。果若晓母拟

为舌面后清擦音 [x-], 影母字可构拟为相同发音方法的喉音 [h-]。但是, 为什么本文仍采取 [ʔ-] 的形式做为最佳选择项? 其一, 当采取 (28c)、(29d) 所言发音部位「偏后」的说法时, [h-] 或 [ʔ-] 的选项因发音部位相同皆有可能成立。其二, 当采取 (28d) [ʔ-] 可出现於 [g-] 音節前的说法时, 選擇了 [ʔ-] 便可減省音位系統的負擔。其三, 观察 (10) 表,《等韵图经》牙音反切上字并入一个中古影元音类, 很可能可以视为上述两点推论的内证而非孤证。

5.6 半舌音

关于半舌音的来母字, 与中古来元音类呈显稳定的对当, 并无与其他音类混并的情况。依此, 可将《等韵图经》来母声类构拟为舌尖浊边音 [l-], 请看:

(46)

《等韵图经》半舌音声纽的反切上字及其中古音类	
来	览(来)、来(来)、敛(来)、连(来)、梨(来)、鲁(来)、乐(来)、卢(来)、吕(来)、恋(来)、老(来)、蓝(来)、楼(来)、楞(来)、领(来)、良(来)、伶(来)、伦(来)、龙(来)、卵(来)、栾(来)、笼(来)、冷(来)、雷(来)、令(来)、柳(来)、律(来)、濫(来)、了(来)、流(来)、林(来)、弄(来)、乱(来)、闰(来)、劳(来)、赖(来)

现在, 根据第 5 小节的相关讨论, 简单将《等韵图经》声类构拟形式做一归结:

一, 《等韵图经》声类结构已无中古全浊音类, 然而, 全浊音类扩散至全清、次清与次浊音类的程序为何? 本文采取山西方言语料为依据, 设想音类扩散的三个程序步骤:(1) 全浊→次浊(程序一)(2) 1. 全浊→次清, 2. 次清→全清(程序二)(3) 全浊→全清(程序三)。

二, 《等韵图经》照组声类的反切上字存有中古知类、日类字例, 本文以发音部位为假设起点, 设想《等韵图经》精组和照组声类的语音区别为舌尖与舌尖面(舌面)的关系。

三, 假设《等韵图经》齿音声类的舌面化(palatalization)是一项声类结构的重要规律, 则舌面化作用扩及至疑母、日元音类, 从而使其分别归并于泥母、

稔母的解释，便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解释效力。

基于上述三项假设，本文将《等韵图经》声类的构拟形式拟订为（47），请看：

(47)

1. 牙音： 见 k 溪 k^h (疑 ɲ)
2. 舌音： 端 t 透 t^h 泥 n^d (端 t 透 d 泥 ɳ)
3. 唇音： ㉑ 帮 p 滂 p^h 明 m^b ㉒ 非 f 敷 f^h 微 v^b
4. 齿音： ㉑ 精 ts 清 ts^h ㉒ z 心 s ㉓ 照 tʃ 穿 tʃ^h 稔 ʃ 审 ʒ
5. 喉音： 影 ʔ 晓 x
6. 半舌音： 来 l

6. 《等韵图经》声母构拟问题余论

关于《等韵图经》声母拟音尚有两个可能问题：

一、本文认为《等韵图经》照穿稔审四母，当拟为舌尖面 [tʃ]、[tʃ^h]、[ʃ]、[ʒ]，问题在于，如何再与韵母 [ɿ] 的问题接轨思考？

二、为什么本文认为影、疑母仍可能未完全合流？从语音层次的观点，能否得到解释？

针对第一个问题，首先，本文所采取的是董同龢先生将中古精、庄、章分别拟测为精系 [ts]、庄系 [tʃ]、章系 [tʃ] 的系统。如果比较本文与各家对于《等韵图经》的声母拟音形式，其中精系 [ts] 与舌尖前高元音 [ɿ] 的拼合关系，是可以确立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本文将《等韵图经》稔母字拟为舌面 [ʒ]，基于声母的对称结构，章庄亦当转化为 [tʃ] 系，然而这个思考，似乎导致无法解释与韵母 [ɿ] 的拼合问题。那么，是否代表本文的拟测，出现重大问题？以下，分成三点说明之：

其一，关于韵母的问题，徐通锵（1986）先生曾以山西祁县方言，说明高元音由东向西的区域呈现 -i → -ɿ 的发展，这个说法一方面可为《等韵图经》止撮开口拟 [-i-] 为基础音读的思考，取得方言材料的证明，另一方面亦促使我们继

续思考方言与方言区域的相关问题。

其二，关于[ɿ]韵母的问题，可再参酌前文 5.3.1.1 的讨论内容，进一步思考山西东南区方言潞城、黎城、平顺、壶关四个方言点，请看：

(48)

	资	债	罩	知	枝	制		日	儿	耳	知	纸	迟
潞城	tsɿ	tsai	tsɔ	tʃi	tsɿ	tʃi	孝义	zɿ/ʌəʔ	ər	ər	tʃɿ	tsɿ	tʃ ^h ɿ/tʃɿ
黎城	tsɿ	tsɛ	tsɔ	tʃi	tsɿ	tʃi	离石	zəʔ/ʌəʔ	zɿ/ər	ər/zɿ	tʃɿ_ər	tsɿ	tʃ ^h ɿ_ər
平顺	tʃɿ	tʃai	tʃɔ	tʃi	tʃɿ	tʃi	运城	c/ər	ər/zɿ	ər/zɿ	tʃɿ	tsɿ	tsɿ
壶关	tsɿ	tʃai	tʃɔ	tʃi	tʃɿ	tʃi	临县	zəʔ	ər	ər	tʃɛi	tsɿ	tʃ ^h ɛi

(48) 日、儿、耳、知、纸、迟字例，其于斜线的前后关系为文白形式。潞城方言点精组与章组（止摄）、章组（非止摄）所呈现 tsɿ/tʃi 的音读现象，另外，壶关精组、章组（止摄）、章组（非止摄）则呈现 tsɿ/tʃɿ_ər/tʃi，亦即章组本身（止摄、非止摄）形成 tʃɿ/tʃi 两个音读层次，而章组声母（止摄）与庄组声母形式相同，具体而言，果若《等韵图经》所反映的是较为古老的官话层，则我们将《等韵图经》止摄开口的音读拟为 [-i-]，章庄合流为 [tʃ-]，似乎可以说明《等韵图经》精 [ts-]、章庄 [tʃ-]、实为今日官话方言转化为 [ts-]、[tʃ-] 之别的过渡。然而，为什么本文采取这样的思考？主要的因素在于《等韵图经》通摄开口来源为中古梗曾摄音类，可以拟为 [-ə-] 的音读，而在山西方言中，[-ɿ-] 的音读往往与 [-ə-]、[-ər-] 叠置或者拼合。

其次，可以发现 [-ɿ-]、[-ə-] 两者的关系，一者，如孝义、运城「日」字呈现文白 ɿ/ə 迭置，二者，运城「儿、耳」二字则呈现 ə/ɿ 的文白迭置，三者，离石「知、迟」二字则为两 [ɿə] 元音的并合。具体而言，在这四个山西方言点中，ɿ/ə 一方面具有层次性，另一方面，或可显示 ɿ/ə 两者音位相当接近。若再回到 tʃɿ/tʃi 的问题上，我们认为明代的《等韵图经》，或许即为 tʃɿ/tʃi 互补分布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的关系，进一步而言，陆志韦、耿振生两位先生对于《等韵图经》止摄开口 [-ər-]、[-ɿ-] 的拟测，应当可以简化为同一音位，是以本文将

照穿稔审拟为舌尖面 [tʃ-] 系。

其三，各家将照穿稔审拟为舌尖后塞擦音 [tʂ-]，无意间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亦即李新魁先生（1991）所言：

章组声母之所以从 [tɕ] 渐变为 [tʂ-]，其原因现在还无法说清楚，可能是它是受到庄组声母的“类化”⁽³⁸⁾

何以「[tɕ-] 渐变为 [tʂ-] 现在还无法说清楚」？我们认为有两个可能因素，其一，未比较非官话区方言材料属于过渡的 [tʃ-] 系声母的问题有所关联，其二，各家章庄拟为舌尖后塞擦音 [tʂ-] 系的「音韵逻辑」的先后问题⁽³⁹⁾，本文的想法是，果若由《切韵指掌图》四等字向一等推移，由 [-ɿ-]、[-ʌ-] 的形成，思考庄系字音读确为 [tʂ-] 的情况，或可代表明代通语层的庄系音读有可能成为 [tʂ-] 的音读，只是当中并没有音韵逻辑的必然性。

针对第二个问题，本文认为由语音层次的角度，似乎很难说明影、疑在明代已然合流的问题，问题的主因，一者属于口头语、书面语的问题，一者主要是局限于文献材料的「一字一音」的问题，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以现代山西方言相互对当推估，《等韵图经》影、疑二母当为 ?/ŋ 语音层次的叠置。

7. 结语

本文于《等韵图经》声母构拟，提出三个论证程序：一，观察《等韵图经》字例和《四声领率谱》反切结构的对应关系，先行分析音类内部结构关系。二，依据明代初年移民史料，设想山西方言对于北京地区语言环境的可能影响，并据以判断构拟形式的解释基础。三，参酌山西方言调查者的语音描述内容，推论构

⁽³⁸⁾ 请参看李新魁先生（1991）《中古音》，北京，商务印书馆。

⁽³⁹⁾ 似乎先认定宋代应该已出现韵母，因而将章庄组的声母合流拟为系，或者反向为中古庄系为，韵母的形成，则是元音向一方向，问题是「等第」指的是介音抑或元音的区别？或者两者皆有之？

拟形式与其演变公式的相关问题。第二、三项论证程序的提出，将使得《等韵图经》内部音类的结构关系，获得更多实质论述的可能。



至于本文于《等韵图经》声母构拟过程的音理解释策略，则有四点：

一，《等韵图经》声类结构已无中古全浊音类，全浊音类扩散至全清、次清与次浊音类的程序为何？本文采取山西方言语料为依据，设想音类扩散的三个程序步骤：(1) 全浊→次浊（程序一）(2) 1. 全浊→次清， 2. 次清→全清（程序二）(3) 全浊→全清（程序三）。此为构拟《等韵图经》声类系统的第一组条件。

二，假设《等韵图经》齿音声类的舌面化（palatalization）是一项重要规律，则舌面化扩散作用介入内部其余音类的并合过程，便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解释效力。换言之，构拟《等韵图经》声类形式的第二组条件在于：音类归并方向所预设的语音规律。

三，《等韵图经》齿音照组声类的反切上字存有中古知类、日类字例，以发音部位为假设起点，即可设想《等韵图经》精组和照组声类的语音区别为舌尖与舌尖面（舌面）的关系。构成此设想的重要证据在于《等韵图经》将中古「疑」类并于泥母、「知」类并于照穿母以及「日」类归于稔母。音类的内部关系，反映的是语音层次的关系，在这个讨论原则之下，《等韵图经》尽管未列出「疑」母音类，不能排出当时语音层次已全然消失。《等韵图经》声母疑类入于影类，是否即可解释为零声母化？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倘若某文献内部疑母悉数入于影母，将其视为零声母化，实有其理论层面的合理性。本文所考虑的问题在于，倘若仅是该音类内部一部份归入影类，另一部份归入其它音类，便很可能需要再从整体音类内部的结构关系进行审视。

四，基于前三点的说法，《等韵图经》各声类音读形式可分别构拟为：其一，牙音方面：见 [k-]、溪 [k^h-]，疑母虽不列于韵图声类序列之内，本文仍将其构拟为：疑 [ŋ-]，表示其于当时语音层次仍然残存。其二，舌音方面：端 [t-]、透 [t^h-]、泥 [n^d-] 的拟定本无疑问，只是考虑到端母、疑母并入泥母的条件，本文认为将舌音端透泥三母的构拟形式，拟定为 [t-]、[d-]、[n-]，很可能比较接近《等韵图经》内部音类关系。其三，唇音方面：重唇音的音读形式依次为帮 [p]、滂

[p^h]、明 [m^h]，轻唇音的音读形式依次为非 [f-]、敷 [f^h-]、微 [v^h-]。其四，齿音方面：可分别拟定为精 [ts]、清 [ts^h]、 [z]、心 [s] 以及照 [tʃ]、穿 [tʃ^h]、 [ʃ]、审 [ʃ]。其五，至于喉音与半舌音方面，分别为：影 [ʔ]、晓 [x]、来 [l]。

8. 参考书目

明 徐孝《合并字学篇韵便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明 徐孝《合并字学集韵》北京图书馆藏本

黄彰健 校勘《明太祖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高本汉着；赵元任 罗常培 李方桂译 1940《中国音韵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贺登崧着；石汝杰 岩田礼译 2003《汉语方言地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永島荣一郎 1941 近世支那語特に北方語系統に於ける音韻史研究資料に就いて、《言語研究》8：147-161， 9：17-79。

野村正良 1951 山西諸方言に於ける明泥疑母の頭音、《言語研究》19-20：43-50,199。

藤堂明保 1952 〈官話の成立過程から見た西儒耳目資〉、《東方学》5，pp.99-122。

橋本萬太郎 1976 晋語諸方言の比較研究、《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2：11-58。

橋本萬太郎 1977 晋語諸方言の比較研究、《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3：77-127,14：72-132。

远藤光晓 2001《中国音韵学论集》，东京，白帝社。

远藤光晓 2001 テクスト記述・祖本再構・編集史の内的再構、收入《書物の言語態》(宮下志郎・丹治愛 編) pp.51-66，东京大学出版社。

増野仁 2007 漢語史における各レジスターが織り成す位相の重層性・多様性について—「文章語＝書面語」の定義と関連して、《松山大学言語情報研

究センター叢書》4: 8-35。

- 刘勋宁 1998《现代汉语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李新魁 1983《汉语等韵学》，北京，中华书局。
- 侯精一 1985《长治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 马文忠 梁述中 1986《大同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 温端政 1985《忻州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 孟庆海 1991《阳曲方言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耿振生 1992《明清等韵学通论》，北京，语文出版社。
- 王福堂 2006 文白异读中读书音的几个问题，《语言学论丛》32,pp.1-13。
- 何大安 2008 速率与续断—音韵史研究的新视角，《语言学论丛》37,pp.1-17。
- 张光宇 2006 论汉语方言的层次分析，《语言学论丛》33,pp.124-165。
- 张光宇 2009 汉语方言的横的比较，《语言学论丛》40,pp.178-193。
- 黎新第 2009 北京话“一不”平去二读皆已见于金元时期考，《政大中文学报》12,pp.19-42。
- 郭力 1989《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心敷微三母试析，《汉字文化》4。
- 郭力 1993《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体例辨析，《古汉语研究》4。
- 吉田久美子 1999《合并字学集韵》的疑母，《汉字文化》2。
- 郭力 2004《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的声母系统，《古汉语研究》2。
- 王为民 2006 再论《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止摄中等合口照组字韵母的音值，《徐州师范大学学报》5。
- 周赛华 2010 重论《等韵图经》止摄合口照组字的拟音，《古汉语研究》1。
- 陈学霖 1990《壬辰杂编》与《金史》史源，《台大历史学报》第15期，pp.185-196。
- 王德毅 1994 金与高丽的关系，《台大历史学报》第18期，pp.121-134。
- 徐秉愉 2004 金代女真进士科制度的建立及对女真政权的影响，《台大历史学报》第33期，pp.97-132。
- 徐秉愉 2007 从内地到边区—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变化，《台大历史学报》

第39期, pp.185-232。

- 吕昭明 2002 北京音系形成的层次问题 - 《合并字学集篇》一字多音现象研究, 第二十届全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 台南, 成功大学。
- 吕昭明 2008 关于《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 第二十六届全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 彰化, 彰化师范大学。
- 吕昭明 2010 论《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与山西方言,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六届学术研讨会, 山西太原。
- 吕昭明 2011a. 论音韵逻辑的不连续性 - 从明代《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轻唇音构拟谈起, 日本中国语学关东支部例会, 东京大学。
- 吕昭明 2011b. 论音韵认知与音韵现象 - 从《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如声”声调问题说起, 日本中国语学关西支部例会, 大阪产业大学。
- 吕昭明 2011c. 论音韵诠释的重估现象 - 《等韵图经》‘垒摄’‘祝摄’和‘拙摄’的结构调整, 《日本中国语学会第61回全国大会预稿集》pp.91-95, 松山大学。
- Baxter, William H. 2000. Did proto-Mandarin exist? ,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28, no.1, pp.100-115.
- Chou Fa-Kao. 1983.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rime tables in the yun-ching.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54, no.1, pp.169-186.
- Hsueh, F.S. 1981. Xu Xiao's Revised Rhyme-Tables : A bold renovation, In papers from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ed. Chauncey Chu et al., pp.151-170. Student Book Co..
- Pulleyblank, E. G. 1984 *Middle Chinese :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Vancouver.